

惊雷

——· 张贤华 著 ·——

案情大起大落。一念之差，再回头不见来时路。
各执己见，纷争迭起。背水一战，重拳出击。



J I N G L E I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海峡文艺出版社

惊雷

J I N G L E I

张贤华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惊雷/张贤华著. —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7.6
ISBN 978-7-5550-1227-6

I. ①惊…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45677 号

惊 雷

张贤华 著

责任编辑 王顿顿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海峡文艺出版社

经 销 福建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4 层 邮编 350001

发 行 部 0591—87536797

印 刷 福州万紫千红印刷有限公司 邮编 350013

地 址 福州市北环东路 15 号红星工业区 12 栋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450 千字

印 张 27.5

版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50-1227-6

定 价 5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目 录

1 第一章

夜色迷离，列车东去。软卧车厢两个神秘女子。吉他声中枪声骤起，“5·11”大案曲折离奇，引出悬疑多多

17 第二章

几经周折，妙文一篇细说端详，惹来是是非非，波澜迭起。红顶屋、蓝顶屋，单身公寓妙趣横生的兴衰史

35 第三章

初战受挫，清香楼巧设饭局，报社老总妙计破重围。单身族风云际会，评头论足细析案情

53 第四章

妙文一篇牵动敏感神经。省委书记沙场点将，专案组应运而生。山重水复，神秘女子留下悬疑，有迹可循

79 第五章

兵贵神速，专案组奔赴南山。神秘女若隐若现，保安部长横插一竿，领班星夜送情报。走妙棋，“老干部”初识商场大鳄

107 第六章

乱中出错，一纸账单泄露天机。若隐若现，初露端倪，土豪发家史劣迹斑斑。欲擒故纵，演绎故事多多

131 第七章

千变万化，专案组陷入困境。峰回路转，举报信石破天惊。云中雾里，难识玫瑰花园真面目。守株待兔，静观其变

155 第八章

千呼万唤，公园传佳音。隐身人声东击西，小记者无心插柳，掀开神秘面纱。盘根错节，目标锁定“魔鬼花园”

171 第九章

南山土豪大揭底。“小烂仔”耍刁撒泼，大闹山村。玫瑰花园纸醉金迷。国土局内识破玄机，权钱交易触目惊心

189 第十章

黄金宝地拱手相送，权钱交易铁证如山。夜来神秘电话，商场大鳄闻风宵遁。说客纷至沓来，专案组暗访查内奸

215 第十一章

晴空霹雳，“花园”门庭冷落，风尘女子鸟兽散。神秘男女双双现形，怪异电话接二连三。巧计擒奸，牵出贪官一个个

239 第十二章

案情大起大落。一念之差，欲海沉沦，再回头不见来时路。各执己见，纷争迭起。背水一战，重拳出击

257 第十三章

隐身人神出鬼没，监护人员迷失方向。神秘女上窜下跳，难逃法网。
“小烂仔”误判形势，妄图东山再起

275 第十四章

专案组千里追踪，全面出击。内奸作祟，疑犯鸟兽散。飞车追捕，上演
“生死时速”

297 第十五章

短兵相接，智斗疑犯。公关经理破绽百出，引出绯闻一桩桩。商场大鳄
暗设圈套，死里逃生

317 第十六章

玫瑰花园黑幕重重。清查内奸，撒下天罗地网。神秘电话惊动纪委书记，
山雨来时风满楼

339 第十七章

风云突变，看守所内女侦查员奋起擒凶。神秘女命悬一线，死里逃生，
曝出“南山帮”累累罪行

357 第十八章

跋山涉水，千里追踪。真真假假，原是骗局一场。花花世界少女坠陷
阱，梦碎夜总会，法网难逃

375 第十九章

面对挑战，高层纷争再起。女书记拍案而起，慷慨陈词。短兵相接，贪腐分子四面楚歌，身陷重围

391 第二十章

机关算尽，东窗事发，所长蹲大牢。老战友深夜登门，促膝长谈。贪腐官员困兽犹斗，驾驶员巧设妙计智取疑犯

409 第二十一章

敲山震虎，A级通缉令大显神威。内奸现形，悬疑冰释。隐身人穷追不舍，“小烂仔”穷途末路，渔村落网

429 第二十二章

阳光明媚，单身公寓喜气洋洋。红顶屋欢声笑语，新朋旧友，凯歌声中喜相逢，留下佳话长相传

第一章

夜色迷离，列车东去。软卧车厢两个神秘女子。吉他声中枪声骤起，“5·11”大案曲折离奇，引出悬疑多多

1

“咣唧唧，咣唧唧！”888次列车像婴儿摇篮似的，颇有节奏地剧烈晃动着，飞快地朝着遥远的东南海边城市疾驰而去。车窗外边迷离夜幕笼罩下的城镇、乡村、河流，以及无边无际漆黑的旷野，从他视线中一波接一波地掠过，绵延不绝的大地在车轮底下无休止地旋转着，旋转着……

这是13号软卧车厢的8号包间。

李东南借助朦朦胧胧的灯光，扶了扶快要滑到鼻尖的眼镜，低头看了看腕表，依稀可见时针指着11点12分。他心中大抵有数，按照行车时间推算，此时离此去的目的——省城南州市，尚有好几个钟头的路程要走。不知是何缘故，兴许是因了回首往事无限感慨，兴许是因了正在等待着他的工作岗位充满未知数，从而使他心绪不宁、睡意全无。这个原本不沾烟不贪杯、循规蹈矩的年轻人，信手点燃一支“大前门”，默默眺望着窗外千变万化、神秘诡谲的子夜景色。夜风过处，从他指缝中袅袅升起的淡淡青烟，须臾飘散，了无痕迹。

这是东南沿海一个寻常的夜晚。

尽人皆知，南方多山。有人调侃说，这里地无三尺平，除了山还是山。无疑，这话可信也不可全信，难免有夸张之嫌。山多是事实，但靠近大海的地方并不尽然。远的不说，就说眼前吧：这是一马平川的广袤大地，只是间或会有几座小小丘陵水波般地不断起伏，在黄色土地上画出一道道优美弧线。白昼，站在高处极目四望，辽阔大地一眼望不到边际，没有尽头一样。眼下，北方仍属乍暖还寒的暮春季节，这里却是繁花谢了、绿荫蔽地的初夏时光。略嫌燥热的劲风从碧波荡漾的大海

吹来，挟带着海洋的咸腥味和湿漉漉的气息，自有一番别样的感觉。

闲来无事，闷得发慌。旅途生活，孑然一身，难免有些单调乏味。李东南徐徐拉开紧闭的车窗，借着忽明忽暗的月色，发现北边天际聚集着黑压压的乌云，时不时有几道刺眼的闪电划破天空，浅绿色窗帘被强劲的风吹得飘呀飘地飘个不停。李东南嫌夜风太大，重新关上玻璃窗，车厢里迅速恢复了闷热的感觉。这是气候突变的征兆。看来，一场铺天盖地的狂风暴雨，就要劈头盖脸地下下来了。

怪不得，古人都说五六月天气像张娃娃脸，喜怒无常，说变就变，谁也摸不透。事实如此。说不定，此时此刻月华如水、星斗满天，过不多久，风云骤变、乌云遮月，雷电交加，暴风骤雨铺天盖地倾盆而下，下得天昏地暗、水流成河。此类情况屡屡发生，大家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了。

目光回到车厢里看看：李东南对面正襟危坐的是两个年纪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女同胞。时光倒回去3个钟头，李东南肩背吉他，手拎箱包，在人挤人的某大都市的火车南站，登上了这趟南来北往的列车。他走进8号包间，抬眼就看见右下铺坐着一位风采不凡的中年女子。不过，说她是中年女子多少有些勉强，实打实说，她少说也是五十擦边的人了。从严格意义上讲，人活到这把年纪，怎么说也是介于中老年之间的边缘人物。李东南的头一眼印象明白无误地提示他：此人八成是个颇有来头的官员，起码也是厅局级干部吧。这话怎么讲？你若不信，不妨细心揣摩一番：她的官衔固然没有写在那张稍嫌清瘦、微微苍白的脸庞上，但她毕竟是走过青春走过中年，看惯世态炎凉、饱经荣辱兴衰的女人，无情岁月在她眉梢眼角之间烙下许多深深浅浅的印记，双鬓的乌丝掩盖不了些许华发。按照当下官场的潜规则，像她这般年纪的人，只要不犯大错误，勤勤恳恳，有一定工作能力，再加上走了好运，被某个或某几个上级看好，当个说话算数的处以上官员是不成问题的。你还是不信的话，不妨掐着指头给她算算年龄，看人看相也有可圈可点之处：比方说，此人不单五官端正，举手投足之间还有意无意地流露一种“架势”，也就是人们通常说的“派头”。与众不同的是，她没有世俗官员那张冷若冰霜、让人望而生畏的面孔，鼻梁上架着金丝边眼镜，衣着时尚但不花哨，量身定做的浅蓝色套装甚是合身与得体。说到底，所有这些都是她身份与品位的表征，从几个侧面得到了印证。

当然，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的是，官场上哪桩哪件不是按官

衔大小、职务高低划分等级的？试问，有资格花销公款舒舒服服坐在软卧车厢的有几人？事情不是明明白白摆在这里吗？

貌似凡夫俗子的李东南的出现，着实让这位女官员愣怔一下，困惑而好奇的目光上下扫描他几眼，看来她对眼前这位年过而立，官不像官、民不像民的年轻人，一时半会捉摸不透，难免让人有点放心不下。不过，经过一番细心观察之后，许是觉得这个年轻人言谈举止无可挑剔，不属另类。值得一提的，是李东南背着的那把吉他帮了他的大忙，给凡人李东南平添几许文化与浪漫的品位。不错，他是文化人。女官员绝对相信自己的判断，露齿一笑，算是以礼相待，对这位不期而遇的陌生人客客气气地打了个招呼。之后，便一声不响，继续低下头，一心一意看她手里厚厚的文件去了。

没过多久，也就是三五分钟吧。人影一晃，急匆匆地进来另外一位女子。论年纪，后者比前者显然年轻许多。满打满算，大不了也就是三十挨边。准确些说，也就是二十六七岁吧。常言说得好，女人值钱的是年龄，此言不假。花样年华的女子无论从哪个方面讲，都占尽天时地利与人和，更何况此女子长相不俗，身材修长，体态丰盈，面容姣好，一米七〇的个子，抿嘴一笑娟秀中透出些许媚态，更是春风得意、占尽风光。有意思的是，她皮肤白皙，颧下有颗不讨人嫌的小小黑痣。衣着时尚，略施淡妆，一身珠光宝气，颈脖上挂条熠熠生辉的白金钻石项链，指头戴只钻石戒指，外加一款“浪琴”豪华女表。此女子举止干净利索，眼睛四下一扫，“噌”地一屁股坐在李东南对面。看样子，她嫌车厢里闷得发慌，不耐烦地从塞得鼓囊囊的手袋里掏出檀香折扇，“啪哒，啪哒”一个劲地扇风。

不知是何缘由，李东南左看右看、横看竖看，总觉得此女子阴不阴阳不阳，有点怪怪的味道，让人不顺眼不舒服。

也难怪，李东南多年从事检察工作，经手办过的形形色色案件不算少，毫不夸张地说，那些卷宗摞起来怕有半人多高，你说吓人不吓人？后来，缘于工作需要，他成了赫赫有名的一家政法报纸的顶尖记者，公认的才华四溢的“秀才”，摇摇笔杆、写写独家新闻得心应手，蛮不错的。如此一来，天长日久，习惯成自然，逐渐养成一种有别于常人的陋习，观察事物时心细如针，硬要刨根究底，指望从中破译易被常人忽略的“密码”一样。现在，他望着这位年轻女子，心中暗自揣度：她是

公职人员？不，风马牛不相及，一点不像！她是国企职工？不，同样不像，身上欠缺国企职工清纯、朴实的气质！那么，她还能是什么呢？李东南再往深处细想开去，脑子里倏忽闪过一个稀奇古怪的念头：是了，八成是富婆，不然就是大款的“二奶”，再不然只能是时下顶走红顶吃香的什么“星”了。冒昧地打个比方说吧，诸如歌星、影星、舞星，这星那星，乱七八糟，不一而足。李东南沿着这条思路想入非非。怪了，如果这不是那不是，到底是什么呢？

无聊，闲得无聊！他越想越离谱，自己不免失声笑了起来。

年轻女子当然不会察觉李东南满脑子的奇思异想，歪过头去不经意地瞄了瞄身旁的女官员，见她默声不响地埋头看文件，对别的事物有些冷漠。年轻女子百无聊赖，觉得闲着也是闲着，只好没事找事做，漫不经心地翻开茶几上的旧报纸，这里瞧瞧那里看看，很快就被报上一则独家爆料吸引住，目光定格在地方版的那条社会新闻上。

李东南出于好奇心，情不自禁地随着她的目光斜瞟一眼，发现那是南山市边防武警破获海上特大走私案的寻常新闻。

这条颇有卖点的地方新闻，李东南早已看过。它文笔平淡无奇且不说，最致命的是把一个跌宕起伏、引人入胜的故事，白白糟蹋掉，平铺直叙、一眼见底，毫无悬念与可读性。斗胆说句不客气的话，此类蹩脚透顶的侦破故事，报端连篇累牍多的是，让人倒足胃口。

行笔至此，人们不禁要问，这个李东南又是何许人物呢？

提起李东南，传媒圈里的人公认他是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小人物。用李东南自己的话注释，大而化之，就是：他是来自穷得叮当响的偏远山村的孩子，所幸生逢其时，念完县城高中后，一路绿灯地成了政法高校的学生。几载寒窗之后，成为寻常的工薪阶层，也就是检察机关的公务员。后来，服从组织调动，又成了肩负重任、忧国忧民的媒体记者。

若是有人兴犹未了，非把他祖宗八代的来历问个清楚不可，他也会一五一十如实相告：这些年，一路走来，他不像别人那么走运，风风雨雨，坎坎坷坷，干过的行当不少，碰过钉子也很多。他走出大学校门，先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收入固然不菲，无奈爹妈给他造就了刚正不阿的脾气，他看不惯更接受不了商场的种种恶

习，眼见做人的道德底线荡然无存，觉得此地谋生太难太累，只好断然决然拂袖离去，重返检察部门，一干就是好几年。后来，他再次跳槽。不过，这回确是工作需要，组织部门安排他当了一家政法报纸的记者。

兴许有人会误读，以为这是时下顶顶吃香的行当，油水大大的有，其实远非这么回事。要知道，记者这碗饭也不是好吃的。不出两年，他冒冒失失地捅了个马蜂窝，这一下好了，因此惹出一大堆的麻烦，只好拍拍屁股走人，一甩手，头也不回，另谋生计去了。

如此结局，能怪谁呢？

问他。他苦笑一声，不无幽默地说：“谁也不怨，只怨自己浑身是毛病，这就叫着自讨苦吃吧。”

这话也对也不对。说到底，糟糕不过的，莫过于他生来就是性情中人，遇事容易情绪化，不会先掂掂自己的分量，路见不平就爱管闲事。管得多，得罪的人多，结下的宿怨也多，说不准哪天你会发现做人有多难，到处碰壁不算，弄不好跌得鼻青脸肿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如此这般，李东南年过三十天近午，用他自嘲的话说，“这10年，磕磕绊绊，变数太多，这才落得光棍一条。”不过，顺着这条思路延伸开去，他又添上一句：“其实，光棍就光棍，光棍又怎么啦？站在大街上随便伸手一抓，准能抓它一大把。尽管光棍们烦恼多多，照样嬉皮笑脸地自诩为‘月光族’。”他言下之意就是：单身汉有什么不好！无忧无虑，逍遥自在，活得好快乐好潇洒好滋润！由此可见，“月光族”襟怀宽阔，怀着平常心，坚定不移地走着自己的路，唱着自己的歌，快乐着自己的快乐，忧伤着自己的忧伤！

李东南话是这么说，其实不然，他是个例外。按常理推断，他的工资不比别人少，加之不抽烟、不喝酒，桑拿、按摩、足浴是阔佬们的事，绝对与他无缘。偶尔碰上心气不顺，他就抱着相伴多年、走过乡村走进城市的破吉他，枯坐窗前，微闭双眸，悠悠弹起深沉、凝重，略带几许忧伤的乐曲，借此排遣无端的郁闷、烦恼与孤寂。不怕人笑话，说真的，他既不曾师从名家，更非科班出身，技艺平平，没甚了得。外行人听得有滋有味，摇头晃脑，啧啧称赞；行家听了直皱眉头，哑然失笑，传为笑料。即便如此，李东南除了这把破吉他，剩下的只有一个从夜市地摊买

来的廉价箱包，再也没有别的身家了。不明就里的人会问：一个单身族，缘何落魄到如此地步？

据熟知内情者透露：当年，是穷山沟里的乡亲们凑钱送他上的大学的，如今稍有长进，饮水思源，不忘旧时恩情，时刻牵挂乡间众多念不起书的娃娃，年年岁岁，省吃俭用，不事张扬，三五百、一两千的邮寄回去，让娃娃们一个不落地走进课堂。不怕你笑话，眼前他袋里仅有的几百块钱，还是他在那家政法报纸上连续发表系列专访，引起社会的轰动效应之后，好心的报社老总大发善心，破例送给他的

一份惊喜与回报：一笔四位数的奖金，以资鼓励。

6 他的系列专访轰动一时，不是没有来由的。事实是：有个穷山窝里的妹子来到城市打工，要文化没有文化，要力气没有力气，巧活干不来，重活干不了，除了爹妈给的一张漂亮面孔，再也没有别的本事。无疑，青春美貌也是值钱的玩意。她颠沛流离浪迹街头，找不到合适营生，终日无所事事，思前想后，只得狠一狠心，走进一家酒吧，坐台当三陪小姐去了。提起“三陪”，人们不免嗤之以鼻，侧目而视。殊不知，个中甘苦也是难以言说。了不起的是她人穷志不穷，打从踏进酒吧门槛那天起，她就铁下心来卖笑不卖身，打死也不干见不得人的勾当。天下事八九不尽人意，人在江湖更是身不由己。她终于不堪酒吧老板挥刀舞棍逼良为娼，忍无可忍之际，横下心来，奋力夺过菜刀，把老板砍翻在地。

那还了得！这一来，事情闹大了！

原本这是一桩清楚不过的自卫伤人案，事情再大也大不到哪里去。问题出在，如今千奇百怪的猫腻太多，那个老板暗地里做了手脚，得到强人的壮胆撑腰，那位刚烈性子的妹子倒了八辈子霉，吃亏不算，还得蹲大牢去了。

想想，也罢，见怪不怪，此类事多的是，无须大惊小怪。若是换了别人，这个耳朵进那个耳朵出，大不了只是火气头上破口大骂一通，骂过就拉倒了。李东南不然，犟脾气发作了。他死活不接受这样的事实。他一不跳脚二不骂娘，袖管一卷，一竿子插到底，非把是非黑白弄个清爽不可。别看李东南貌不惊人，文绉绉的，一身书卷气。可是，相貌归相貌，人品归人品，完全是两码子事。这回，他狠狠心，豁出去，不计后果地追踪案件全过程，掌握大量确凿材料之后，一气呵成两万多字的系列专访，将一起贪官与黑恶势力勾结的丑闻大曝光，揭露得淋

漓尽致，人心大快。

这家报纸的老总也是难得的血性汉子，不看则已，一看拍案而起，龙飞凤舞地大笔一批，在本市新闻版上发了个头条。这一招，了不得，立时惊动了市委领导，抓起电话叮嘱市委机关报全文转载。这还不算，报社老总暗自琢磨之后，认定李东南是块难得的“好材料”，无奈得罪了权力圈中人物，若是继续留在此地，往后磕磕绊绊的怪事肯定不少，恰逢邻省的省委机关报南省日报总编陈志鸿是他多年深交，三番五次来信要他推荐一个懂业务、敢碰硬、刚直不阿的青年记者，充实南省日报政法处的采编力量，更好地发挥舆论监督作用。报社老总出于惜才之意，一封组织部介绍信，外加一封便函，以及一张软卧火车票，把李东南打发了东去列车。

从那个大都会到南州市，论路程说远也不太远，傍晚登车，美美睡上一觉，早晨睁眼看时，便是别样风情的南州地面，真是方便得很啊。

现在，软卧车厢8号包间里拢共3人，二比一，阴盛阳衰。李东南谨遵古训，男女有别，加之素昧平生，不能没话找话说，只好独自闭目养神，休养生息去了。睡意朦胧中，他突然感到列车“咣啷，咣啷”剧烈摇晃几下，跟着便是一派明晃晃的刺眼灯光照射进来，列车戛然停靠在省内的头一站——南山市火车站的站台上。

南山属地级市，是名声在外、拥有300多万人口的侨乡。改革开放以来，四面八方潮水般涌来的务工人员加在一起，少说也有400来万人口，在全省城市排行榜上，算得上是屈指可数的中等城市了。从此地去南州路程不算太远，充其量也就200多公里，再有两三个钟头也就到了。

列车刚刚停稳，大批旅客肩扛手提、争先恐后地下了车，朝着站口方向潮水般地涌去。

夜深人静，灯火阑珊。唯独车站周围的几家娱乐场所，依然歌舞升平、彻夜无眠，迷离虚幻的五彩灯光闪烁不定，令人顿生昏昏欲睡之感。

初夏天气晴雨无常，暴雨下不下来，人满为患的车厢闷热得人大汗淋漓，心头发慌，难受死了。

坐在他对面的两位女同胞许是满腹心事，加上过不惯夜间行车的枯燥、刻板的生活

活，对窗外黑灯瞎火的夜景了无兴趣，不断地坐起又躺下、躺下再坐起，没有丝毫睡意。为了消磨旅途难耐的时光，中年女子有时就着昏暗的灯光翻翻文件，有时一声不响地闭目养神。年轻女子拿着报纸翻来覆去地看了几遍，连报屁股上豆腐干大的几条广告也没有放过，兴致来时还掏出圆珠笔莫名其妙地在上边画了许多条条杠杠。

怪有意思的！李东南好生纳闷，斜瞄一眼，发现那是一则寻常的企业招聘广告。看得出，年轻女子对这条原本不起眼的广告产生了浓厚兴趣。她是何方人氏？想干什么？这样又是为哪般？李东南疑窦丛生，经过一番推敲，方才悟出个中道理：如今大老远跑来东南沿海找工作的打工族比比皆是，他们理所当然地不会放过任何一条招聘广告，这是情理中事，无须大惊小怪。

那位年轻女子放下报纸，面带犹豫之色，探出头去不断东张西望，看来有些心神不定，该不该在此地下车一时拿不定主意，决断不下来。

此时，就在此时，熙熙攘攘的车站出口处，陡然响起“叭叭叭”几声震耳的枪声。

不好！出事了！出大事了！

人们先是被眼前的突发事件吓蒙了，惊魂未定，脑子转不过弯，一时不知所措。待到大家回过神来，知道大事不好，大呼小叫，连忙抱头乱窜。原本就是乱哄哄的车站，这时如同捅破了的马蜂窝，立马乱套，尖叫声、哭喊声、吆喝声、奔跑声，乱成一锅粥。站内站外，陷入极度无序的混乱之中。

李东南被这番情景吓一大跳，但他很快冷静下来，从车窗里探出头去，睁大双眼四下张望，一心想弄清楚外边究竟发生了何等惊天大事：莫不是公安人员追捕疑犯？莫不是歹徒行凶抢劫？莫不是黑道火并？种种猜测都是可能的！

问谁？谁都说不清楚！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又发生了一桩匪夷所思的怪事：软卧车厢8号包间里的年轻女子听见枪声，脸色大变，一跃跳起，连身边的手袋也顾不得拎走，一阵风似的冲出车门，眨眼工夫就消失在茫茫人海中了。

中年女子见状，陡然一惊，满腹狐疑，皱皱眉头，没有吭声。看来，这位女官员久经风浪，修养到家，迅速冷静下来，瞥了年轻女子床头的手袋一眼，沉着淡定地走出包间，拉开走道上的窗帘，透过雾气迷茫的玻璃窗，往外瞧了好一阵子。没

话说，事实摆在这里，官员就是官员，沉着如是，展现了与众不同的大将风范。

她屏息静气地朝乱哄哄的站台望了好久，待到心中大抵有数了，这才慢慢转过身，脸色凝重地自说自话，“怎么搞的，又出事了！”说罢，无奈地摇摇头，果断地回到包间，重新坐下来，好像外边什么大事也不曾发生，一门心思地继续看她手中的文件去了。

站台上人潮涌动，吵吵嚷嚷，几乎闹翻了天。

过了一阵，事情总算有了一些眉目，站上不断传来未经权威方面证实的零星消息，可是说得有眼有鼻、活灵活现，就像真有其事一般。看来，可信度极大，你不信也得信了。据说，列车刚刚进站，隔壁软卧车厢有两位男性乘客紧随人流下了车，有人说他们像是商人模样，也有人说他们像是公务员模样，总而言之，各说各的，无有定论。两人西装革履，手提密码箱，一路走一路四下张望，神色有些紧张，行迹有些诡秘。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一脚跨出车站大门，有个尾随而来的不明身份的家伙连开数枪，走在前头的男子应声栽倒，再也没有站起来。不难看出，凶手果真厉害，出手凶狠，弹无虚发，不等旅客清醒过来，趁着站里站外乱成一堆，眨眼工夫就混入人群，消失得无踪无影，不知去了何方。

跟着，外边又传来最新爆料说：与被害者同行的男子，约莫三十开外年纪，手里同样拎着一只时尚的密码箱。问题是，令人百思不解、满头雾水的是，枪声刚刚响过，此人旋即莫名其妙地人间蒸发，下落不明，留下悬疑重重，云云。

咄咄怪事何其多！

疑团岂止这些，接下来还有呢：案发时，站台上的路警、乘警不少，车站派出所所长白宁当时就在现场，二三十号人马反应出奇的迟钝毫无作为，眼睁睁看着凶手从眼皮底下溜走，居然不放一枪，你说怪也不怪？尤为荒唐的是，包括路警、乘警在内，就连凶手的体貌特征，是男是女，是高是矮，是胖是瘦，也是一桶糍糊，各说各的，莫衷一是。总之，没有人能说清楚、能让人口服心服。

这趟列车铁定要晚点，一时半会是走不了的。

李东南打从娘肚里钻出来，就不是一个安分守己的人，为了解开个中的死结，他灵机一动，决定亲赴现场探明究竟。始料不及的是，他下车伊始，当头一棒，就碰上一桩叫他头疼不已的咄咄怪事：此时，现场附近人山人海，挤得水泄不通，多

亏乘警和旅客中的军人出面，一边扯开喉咙大吼大叫，一边胳膊挽着胳膊筑成几道人墙，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方才保护好现场，没有被看热闹的乘客弄得面目全非，无法收场。

李东南不管这一套，使出浑身解数，一个劲地往前拱。遗憾的是，他尽管累得气喘吁吁、大汗淋漓，也未能往前挪动几步，被乘警死死挡在人墙外边，进退不得了。

“站住！你你你，你想干什么？凑什么热闹呀？”他突然被一只有力的大手极其粗暴地狠拽一把，身子打个趔趄，差点摔个手脚朝天。

李东南猛回首，发现身后站着一个警察。此人浑身霸气，甚是张狂，恶狠狠地盯着李东南，脱口骂了几句粗话。看来，这家伙大小是个芝麻官，诸如科长、所长之类。老实说，如果换了几个平头百姓，李东南也就算了，大不了嘀咕几句，不会跟他们计较太多。如今，偏偏碰上的是如此霸道的家伙，顿时被他深深激怒了。李东南自然看不惯，也吞不下这口恶气。他满面通红，冲着对方硬碰硬地回敬一句：“我想干什么？我要去采访！采访！”也难怪，这是李东南多年养成的口头禅，跟他的脾气一样，直来直去，不留余地，开口就蹦出这两个字。

“采访？采访有什么了不起！”显然，对方也不是省油的灯，一听是记者，胸中腾起无名火，恶狠狠地把话顶撞回去，“走！走开！你少跟我玩这一套，你要摆谱也别在我面前摆！你们这些记者满街多的是，我见识得多领教得多了！”说罢，觉得意犹未尽，仗着自己牌头不小，体壮腰粗底气足，不知天高地厚地挽起袖管，摩拳擦掌，摆出倚势压人的架势来了。

“不错，我是小记者。”好一个李东南，天生硬骨头，寸土不让，大步跨前两步，目光炯炯地逼视着对方，充满火药味地回敬一句，“你是什么人？有什么了不起？告诉你，像你这样的人我也见识得多了！”

短兵相接，硝烟弥漫。

双方较上了劲，口水仗迅速升温，火气头上谁也不肯退让三分。

李东南的出色表现，着实让这个目空一切的所长吃了一惊，他连做梦也没有想到，竟然有人在他的地盘上如此任性，不仅不买他的账，而且胆敢在大庭广众跟他叫板，公然挑战他的绝对权威，是可忍孰不可忍！

反观李东南，反而理直气壮、神情坦然。显然，他不是这么想的。他从事记者